

儿子跟我们玩了一把“玄”。今年寒假前,他说要带一个回来;我劝他慎重,把人带回家,即使未到谈婚论嫁的程度,至少关系已很稳定。儿子信心满满:“我们好着呢,你们会喜欢的。”

到启程时,儿子急急打来电话,说班车不让带。——原来他要带的是只小狗。

我们只好驱车去南京接他,还有贵宾犬宝宝。小狗的主人是儿子的同学师妹,小狗是她男友送的生日礼物。师妹家住大连,放假携带不便,儿子自告奋勇当雷锋,还背回一袋狗粮。

也真是一只宠物犬,与人自来熟。在我母亲身上蹭一下,在我妻子脚边绕一圈,摇头摆尾,摆明了是要一家人都喜欢她。据说儿子的师妹与小狗母子相称,儿子便大言不惭地自称爸爸,我和妻子乐享其成,当起爷爷奶奶,最高级是我母亲,提前做起老祖宗,老太太。儿子半真半假关照奶奶:“这狗没斤肉,别趁我们不注意把她炖了。”他这样说是有前因的。儿子上小学时,我们养过一只小猎犬,给她取了足球明星巴蒂斯图塔的呢称“巴蒂”(白岩松给儿子取名巴蒂,那是后话)。儿子一放学就忙着逗小狗玩儿,母亲认为妨碍学习,背着我们把巴蒂扔了,说是自己走丢的。儿子不依不饶地闹,母亲说:“过两天给你个好东西。”两天后,她拎回一只笼子,里面一只小兔,蹦蹦跳跳的,煞是可爱。

祖孙俩尽心伺候,递茶递水,乐此不疲。到小兔长到撑满笼子的时候,母亲把它杀了,做成一道菜。我们问是什么肉,她也不说,儿子眼见笼子空了,气急败坏地大哭起来,张个嘴,嘴里还含着一块肉。

小狗很贵的,母亲不会糊涂到杀了它。我们“身份”的变化起到微妙的效果,全家都将小狗当“下一代”疼爱,它也给我们最好的回报。每天我下班回家,它一定候在门口,进来后,它立即一蹦三尺高,亲热的程度无以复加。我们这里有句讽刺人缺乏危机感、及时行乐的俗语:“三天吃六顿,快活的哪一顿。”用在小狗身上正合适,它一天吃两顿,顿顿快活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快乐,而且这快乐能感染人,消解你的困乏和块垒。我们给它买了一条狗链,两件小衣服,其中一件属“唐装”,很喜欢,预备过年穿。没过三天,宝宝的奶奶即我妻子便问儿子:“寒假一结束,宝宝就走啦?”纯粹明知故问。儿子通过电话转告师妹,女孩冰雪聪明,呵呵一笑:“说明你们都爱宝宝,我放心了。”

### 渔洋山的风

新城王士禛一句“东山清风来,西涧凉雨度”,诗中的风从清朝吹来,依旧那么强烈——我一脚踏上姑苏城南太湖边渔阳山门的时候,这风依旧强烈地穿越过山水和时光之间,激荡于我这个过客的心胸。

山上,看见了桃树上刚刚离开的风。地上那满地堆积的花瓣就像诗人触景生情的诗句,将从枝头吹过的大风记下了痕迹。不仅仅是桃花,还有樱花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儿,这是风的不同意象,把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的唐朝旧梦遗传下来。一阵风用诗意的方式让历史贯通了,风在或者不在,都有眼前飘零散落一地的证据。

山中,车子周旋在盘山公路之上。风落在了一座庙宇的烟囱上,真是神来之笔。这座并不恢弘的庙宇建筑上竟然飘忽着缕缕俗世的炊烟。倒不至于惊诧,僧侣们自是从俗世而来,即使将来羽化而登仙,现在三餐素食果腹也少不了一套锅碗瓢盆。但是,见过很多寺庙里都将僧众饮食起居之处归于僻处。现在,看见这个小小的烟囱,冒出了青烟缕缕,便格外让人觉得意外的温暖。其实,这温暖本来就就在佛主心中,自度或者度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。山中的风把这炊烟鼓腾起来,无非只是将从善度人的温暖内心敞开来让我们看看。

山上,风在一面旗帜上展现出其在渔洋山的高度和方向。站在猎猎风中,羸弱若我辈几乎毫无定力,稍有不慎便要有被吹走的样子。倒不是不远处太湖上山水相依,湖天一色的美景让人下定决心,屹立不动,目光凝聚在那宛若仙境的山山水水之间。开车的师傅淡淡一句,这完全就是一幅山水画。可见这山水真是怡人,并给人以慧根,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人,往这风中一站,眼睛里便是永不收笔落款的山水画。无怪清朝诗人鲍珍说:“凤巢渔洋名,常如梦天姥。夜来看不足,朝窗笏枉挂。”

下山,是因为心里明白风景是看不完的,便不如果断点离开,留着同伴们去渔阳阁上赞叹。临阁而不上,对于我这种不喜欢将景致看得仔细完全的人来说,有自己古怪的理由:没有一处风景是我们想看就能看完的。既登得山顶见识了自然的高度,那人为了的亭台楼阁就显得有点

## 贵宾驾临

□ 陈永平

听说宠物犬容易走失,遛狗的时候一俟小狗拉过尿过,立即回屋,不忘关门。

也给小狗上规矩。它可以楼上楼下登堂入室,但不可以上床、蹲沙发。规矩是它妈定的,到我们家,不能破了规矩。有天下午我还没下班,邻居叶军兄给我来电,说小狗丢了。问他我母亲在哪儿,回说在他家喝茶呢,急成什么似的,看着要犯心脏病,叶军让她缓缓,别丢了小狗赔了老命。我急急告假打的,刚上车,叶军又来电,小狗找着了!

我到家后,母亲惊魂未定,大着嗓门儿叙述经过。太阳快落山时,母亲到阳台收衣服,小狗也跟着;回头,小狗穿过楼梯栏杆,直接出溜到沙发上,遭到我母亲呵斥。训完了,她忙自己的去了,听说没有动静,喊也没回应。这很反常,正常情况下,别说是叫唤,动动身子,小狗也会第一时间拍马赶到。母亲担心开门不留神,让小狗溜出去。一个劲儿唤,一屋一屋找,就是不见小狗的影子。她慌了,到叶军家求援时已脸色发白,气喘吁吁。叶军认定仍在我家,直接进到我儿子屋,真在!小身体被床挡住视线,低了头,面朝南墙,很像面壁思过,叫宝宝也不答应。我母亲抱起它,抚摸它,这才神气些。

母亲说,真要把宝宝丢了,拼上俩月退休工资,还人家小姑娘。——还钱,也不是个事儿。很快,我们发现一个小秘密,只要我们在家,小狗就不在我母亲身边绕,不进她房间。我试过一次,唤上小狗,快速上楼,小狗欢快地跟着我;走到我母亲门前,我突然拐进去,小狗居然紧急刹车,与我四目相对;我唤它,它摇摇尾巴,就是不进来。我们笑母亲,说她教育方法有问题。

自丢狗事件后,母亲对小狗的感情明显近了一层。她与小狗单独相处的时候多,有时间修复双方的关系。小狗有黏人的特性,我们不在家,小狗只好退而求其“次”,向我母亲摇尾乞怜。母亲带小狗到她锻炼的蝶园广场去,小狗穿上“唐装”,神气活现的。假期结束,临走的时候,母亲拿出两条狗链子,让她孙子带着。狗链子原被小狗咬断,我们把它扔了,她又拾起来,做起针线活,将它接上。

现在,每次与儿子通话多了一项内容,要他问师妹小狗宝宝的近况。

君子不夺人之爱,何况一个小姑娘的心爱之物。

我们还上着班,儿子多有聚会,遛狗的事主要由我母亲承担。看得出,母亲对小狗够得上热心,还陪着小心。她

那年,我在基层当副职,基层工作忙,经常加班加点,又是一个彻夜未眠,把做完的工作整理好,没做完的工作安排人跟上去做,刚停手,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了,匆匆往家赶,尽量争取时间补睡一会儿。

单位离家不远,五分钟自行车路程。我一手扶着自行车,一手掏钥匙准备开门,从巷子那边走来两人,一个是老太婆,一个是十来岁的小女孩,往我这边走,越来越远,两人衣服虽然破旧,但还算整洁,靠近我停下了。小女孩低着头,老太婆对我说,能不能行行好,给些钱,我才知道是乞讨人员,看看一老一小,不像是坏人,我打开门,停放好车辆,本能地掏出钱包,可是钱包内全是100元的整票,没零钱,连10元的都没。我就对她们说,没零钱,并且下意识地让她们看了。老太婆开始絮叨了,说她们是安徽人,小女孩父亲在外打工出事身故,后来,母亲也外出打工,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老太婆说现在实在没办法,为这个小女孩上学,下半年就升初中了。因为见得多了,乞讨人员都会编出类似的话征得同情,但再看看这小女孩,始终低着头,一声不吭,看得出是不好意思出来乞讨。我也没说啥,就在家找,能不能找一些硬币,哪怕是一枚,至少良心可以过得去。可是到处寻找,也没发现硬币,就对她们讲,真没零钱。看我寻找认真的样子,老太婆也没说啥,就牵着小女孩的手离开我家了。我满是内疚地

## 原来是你

□ 朱在宜

看着小女孩,小女孩回过头来看我,我看那满是无助与痛楚的脸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美好门,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,就在家再找找看,我记得家里时常会有个把硬币的,打开所有抽屉,终于在床头柜抽屉里发现两枚1元的硬币,我手握这两枚硬币追出去,寻找她们,可一连找几条巷子,也没寻找到她们。我手握硬币,久久地站在巷子头,看着远处,真的希望露出她们的身影,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,可就是没看见她们,我沮丧地回家了。躺在床上就是无睡意,一老一小她们俩始终在我脑海里闪现,特别是小女孩回头盯着我那时那无助的眼神。

如今,我在机关工作,机关工作就这样,按部就班。单位分来个安徽的女大学生,挺勤快的,工作认真真,踏踏实实,和大家相处得很好,工作关系,我加了她为QQ好友,知道她文笔不错,闲暇之余,我就看看她QQ空间,发现她空间一篇文章写她自己的,她小时候父亲在外打工出事身故,后来,母亲也外出打工,就再也没有回来,是奶奶把她拉扯大,奶奶安徽、江苏、山东等地到处跑,靠乞讨来的钱供她上初中、高中至大学,大学毕业后,报考公务员,安排工作,如今想好好报答奶奶。我忽地一怔,怪不得,我第一次见到她就似曾相识,那无助与痛楚的小脸又浮现在我脑海里,我的心又久久不能平静了,我是对她当年对不起,还是说我找到了两枚硬币追出去的情形与心境?

## 住校的女孩

□ 于川

雷声没有吓住她  
闪电也没有让她害怕  
哪怕半夜里的暴雨疯狂地下

住校的女孩  
左手写着妈  
右手写着爸  
握紧拳头——  
我正在学会长大

孩子的爸妈  
此刻也正想着她

## 太湖笔记(三则)

□ 周荣池

穿凿附会的意思,就像是导游的讲解对于这山水画般的景致就只是多余,而这亭台楼阁便是不上也罢了,因为这风景是没有尽头的。果然,到得山下便又见到那山风呼呼吹来,延绵不绝。湖边停着的那些休息的渔船便是证据,虽然降下了风帆,但让人感觉到那风鼓满想象的风帆永世不绝。

风中,想到一句话:不是风动,不是幡动,仁者心动。

### 废墟上的风景

一个人在明月湾古村里晃荡,把同行的人当成是陌生的游客一样,自我孤立于没有导游讲解的一处废墟中。明月湾古村没有过度的开发,许多破败坍塌的房屋矗立在自己的角落里,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。这些,甚至比那些修缮完好并在导游说辞里出神入化的景点更能打动人心。

荒烟蔓草的道路只留下点痕迹,那斜倒在地上的石鼓已经不能体现一个大户人家的尊严。青石之上“石敢当”三字已经漫漶不清,这个倒也无所谓,这儿被遗忘的角落并不需要神灵的庇护了。倒是疯长的青草们成了石头的守护神,石头老了没有力气保护别人,不知道这样的时间究竟是多久远。

进了院子,便是几株长势喜人的枇杷树。这又让我想起了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中最后那句话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我喜欢这句话,就是因为这棵树是凭着家园的温暖一直站立在我的记忆里。世事无常,人无永寿,只一棵树记录着光阴变幻,证明着生死爱恨,支撑着世道人心。然而,眼前的这些树木们是不是和主人有着必然的联系,还是像嘴的顽童随意吐下种子让童年的故事生根发芽,今天虽然亭亭如盖遮天蔽日般的健壮,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前世的证据。

进入屋内,仍可见天日。沦为废墟的房子却比那些深宅大院多一份明媚的阳光,比之于那些终年不见天日的屋内要敞亮得多。不光是我这个陌生的游人有这种欣悦之情,就是那青砖铺就的地面之下的种子,也忍不住探出头来,看一看陋屋顶上蔓延下来的春光。

哪个人家穷到屋里长青草?在民间即便是坟头长青草也是要遭人唾骂的。但这是废墟的权利,所以我必须得把这些

从地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谓之于喜悦之情,而绝无荒凉凄清之意。因为,我还看到了一朵永远绚烂的花朵开放在楠木柱子下面的石础上。那是一朵菊花,虽然不是这个季节开放,却因为在石头上而符合诗意的逻辑。构成花朵的那些线条很清晰地将它的情绪表达起来,和我先前在那些保护完好的古宅中石础上的花朵一样精神抖擞。那楠木的立柱不再有房屋的重压,它直指阳春的 sky,像希腊帕特农神庙里的那些石柱一样有着强大的力度和骄傲的情绪。

在这座废弃园子的生机勃勃中,唯一让人心疼一下的是一段烧焦的木头。这段木头立在摇摇欲坠的山墙中,也是承重的一根立柱,却因为一场火变成焦黑的炭棒。这场火是导致这个园子荒废的罪因,还是园子荒废后起的火,无从也不必考证了,就留一个谜一样的残局让我们这些人无事生非地想象去吧。

光阴丢弃了人,人丢弃了屋子,屋子成了废墟,却一刻没有嫌弃光阴,安之若素地站在自己的角度里。

### 古码头涛声

码头是陆地的舌头,它伸出去是为了尝尝湖水的味道。而古往今来的人走上码头是为了离开此地,尝尝彼岸的味道。

我静静地坐在码头边,像一只不起眼的虫子,任由陌生的目光来来去去地注视或者漠视。那些路过的人们因为陌生在我的眼里是人或者是虫子意义都一样。时间就像停滞了一样,这是明月湾之行最舒缓的节奏。我们匆匆地奔走于一道道风景,好像是人生的某一种隐喻,每一个人都为生活的某一个目的来去匆匆。而此时,让时间停下来,回想起来,漫想后生,这种消极的停滞具有无限的积极意义。

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开篇就道:“……既自以心为形役,奚惆怅而独悲?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。”现实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心为形役,但是我们连惆怅而独悲的机会都没有,每天都要接连

地“上路”,甚至盲目到为自己一直“在路上”而欣喜若狂。在生活中,在“从哪里来”“身在哪里”“到哪里去”这三个问题中,我们往往只能主动或者被动地想着“到哪里去”的问题。可是,我们那么努力地思考与践行这个问题,却似乎像是磨盘边转悠的牲口,一直在路上,却永远在原地打转,那个挂在鼻子前面的胡萝卜永远够不到。

那么,我们的忙碌就显得有点盲目的意味。太湖明月湾古码头边上有一处廉政文化纪念馆,为了纪念廉吏暴式昭而建。这种纪念馆并没有什么新意,无非是抚今追昔的意思。不过,那些程式化的介绍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很受震动:暴式昭因为做官清廉,离任时船上空空如也,就搬了两块石头增加船的重量抵御风浪。

人生之风浪有主动与被动,艰难险阻可以在“从哪里来”的路上锻炼人的意志与品质,让人生更好地“身在哪里”。可一旦这个问题解决,很多人就会在“到哪里去”的问题上遇见更险恶的风浪。佛经里说,欲望就像是盐水,用以解渴只能是越发饥渴。暴式昭的廉洁对于后人的启发何止是为官之道,更是人生启迪。一些人积累财富,掌握权柄,居于高位,便忘乎所以,不知来路与所在,拼命地追求更多的东西。但不知“贫”正是多了一点,最终成为个“贫”字。财富如此,名誉如此,一切皆然。倒是如暴式昭放下一切,却收获了比财富更为富裕的人生。生活清廉的暴式昭在家中粮米无以为继的时候,老百姓自发地送来米肉,数量之多以至于他要贴出告示,告知乡民赠米已足够其过年请不要再送。乡民所赠也是米面,实在是人生莫大的荣誉。

一路奔走在人生之路上的我们,停下坐在这码头上听听那不绝的涛声,想想我们的来去之路,明白的是一个永恒的真理,做减法的人生会愈发地丰盛壮美。

文 游 基

刊头题字:殷旭明

责任编辑:居永贵